

#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愬》 第三篇研究

季旭昇\*

## 【提要】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愬》是周公還政成王後，成王自勉的一組詩。本文針對第三篇逐字逐句進行研究，肯定全文表達了成王對「元德」的自我要求，以及對周邦初立，國勢不穩定的憂患意識。本文對「曰淵與抑」、「不易威儀」、「在言惟克」、「非天矜德」、「絜莫肯造之」、「懋敷其有脫」提出了新的解釋。並指出「畏載」讀為「畏忌」的聲韻關係，「毆」讀為「絜」釋為「語詞」的相關論證。

關鍵詞：淵抑 矜德 毆（絜、抑）

---

\*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教授

## 一、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周公之琴舞》是詩經學及禮學方面一篇很重要的出土材料。全篇文字不難辨識，但是組成詩篇之後，卻有很多句義篇旨不好理解。首簡背面題為〈周公之琴舞〉，然而所錄「周公作多士傲毖琴舞九統」卻只有四句<sup>①</sup>，其餘八篇不見縱影。因此有學者以為後文的〈成王傲毖〉九篇中有四篇是周公所作<sup>②</sup>；也有學者以為「西周歷史上確有周公和成王各自所作的兩部琴舞，而成王所作琴舞的篇名，若以《周公之琴舞》例之，似可稱之為『《成王之琴舞》』」<sup>③</sup>。此外，「琴舞」之稱為文獻首見，在禮樂的制度及實際表現為何？「九統」、「啓」、「亂」的實際意義為何？我們都不是很了解。為此，我們希望把〈周公之琴舞〉一篇一篇的仔細探討，期能有更多的發現。以下是〈成王傲毖〉第三篇的探討。

首先列出我們的釋文。然後以一句至數句為單位，逐一考釋。

參（三）攷（啓）曰：「惠（德）元佳（惟）可（何）？曰卬（淵）亦（與）印（抑）。廩（嚴）余不解（懈），黷（業業）畏【五】載（忌）。不易畏（威）義（儀），才（在）言佳（惟）克，敬之！躪（亂）曰：非天諗（矜）惠（德），毆（繫）莫冑（肯）曹（造）之。夙（夙）夜不解（懈），惹（懋）專（敷）元（其）又（有）斂（脫），褻（裕／欲）元（其）【六】文人，不

① 原句為『元內（納）攷（啓）曰：「無愆（悔／謀）宮（享／抗）君，罔竊（墜）元（其）考（孝），宮（享）佳（惟）湣（愍）市，考（孝）佳（惟）型市。」』依照後文〈成王傲毖〉九篇都是由「啓亂」組成，而〈周公之琴舞〉的「元納啓」有「啓」無「亂」，似乎不是完整的全篇。

②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又，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子居〈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解析〉基本同意李說，以為「文中記為周公所作與記為成王所作的詩句當理解為唱和相應的狀態，即：元入（公），元入（王），再（公），三（王），四（公），五（王），六（公），七（王），八（公），九（王）。這樣，周公的元入啓部分，似當理解為與成王的元入啓部分相關的一個引子，而不是獨立的詩篇，故《周公之琴舞》全文有啓有亂的完整詩篇只有九篇，因此上稱“琴舞九統”。」見《學燈》第二十九期，又見「孔子2000」網，2014年1月4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882>。王長華〈關於新出文獻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思考——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為例〉以為「李學勤先生的這個看法是很有見地的」，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4年3月。

③ 方建軍〈論清華簡“琴舞九統”及“啓、亂”〉，2014年8月27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首發，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319](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319)。

腕（逸）藍（監）舍（余）。」

（一）參（三）攷（啓）曰：惠（德）元佳（惟）可（何）？曰淵（淵）亦（與）印（抑）

原考釋：

惠元，見《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孔傳：「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淵，即「淵」，深邃、深沉。《老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印，讀為「抑」，義為美。《齊風·猗嗟》「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

原考釋者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則隸「曰淵亦印」為「曰淵亦懿」，並補注云：「惠元讀為德元。……曾疑元訓始，亦可通。」在同篇的「文義串講」中則把這幾句串講為：「三章之啓曰：為王者其德當如何？深邃而懿美。」<sup>④</sup>

黃甜甜讀「印」為「玄」：

「曰淵亦印」，整理者讀「印」為「抑」，引毛傳「抑，美色」，認為此處其義為美。我們傾向讀「印」為「玄」。「印」字古音在影紐真部，「玄」字古音在匣紐真部，二字疊韻，皆為喉音。古書中「玄」與「淵」有連用的例子，如《楚辭·九章》「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楚辭·九嘆》有「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于虞淵」。簡文此處「玄」可訓為幽，義與淵近同，皆形容「德」。

「曰淵亦印（抑）」在句式上以並列連詞連接兩個義近的形容詞，這種句式《詩經》多見，如《詩·小雅·鹿鳴》有「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毛傳：「湛，樂之久也」。《詩·小雅·常棣》有「喪亂既平，既安且寧」。<sup>⑤</sup>

旭昇案：原考釋引《尚書·召誥》以釋「德元」，可從。孔傳釋「德元」為「德之首」、屈萬里《尚書集釋》釋為「德之表率」<sup>⑥</sup>。「淵」讀為「淵」，釋為「深」，更早的

<sup>④</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頁14-15。

<sup>⑤</sup> 黃甜甜〈《周公之琴舞》札記三則〉，孔子2000網，2013年1月5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4>。

<sup>⑥</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78。

出處見《詩經·邶風·燕燕》「其心塞淵」毛傳：「淵，深也。」

印、抑本一字分化，《說文解字》「印」小篆作「𠩺」、<sup>1</sup>「抑」作「𠩺」，二字左右倒反。其實在甲骨文中只作「𠩺」（《乙》112）。原考釋依形隸爲「印」，讀爲「抑」，可從，但釋爲「美」，不妥。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讀爲「懿」，更是向「美」義靠攏。「抑抑」有二義：「美」與「密」。原考釋引《毛詩·大雅·生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但這個解釋不如鄭《箋》所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其實在《詩·大雅·抑》首章「抑抑威儀」下，毛傳也說：「抑抑，密也。」本簡依鄭《箋》釋「抑」爲「密」，意義與「淵」近，因此〈周公之琴舞〉把「淵」、「抑」並列爲「元德」。「抑」的意思就是「慎密」。如果依原考釋解爲「懿美」，似乎很難成爲一種成王自我勉勵的「德行」。

黃甜甜讀「印」爲「玄」，訓爲「幽」，謂「玄」與「淵」近同。不過，儒家修身的德行中似乎找不到提倡「玄」這種德行。

亦，各家未釋，當讀爲「與（以魚）」，與「亦（以鐸）」聲紐相同，韻爲陰入對轉。此義已往未見，當可補入虛詞詞典。

## （二）𡗗（嚴）余不解（懈）

原考釋：

𡗗，《說文》有「𡗗」字，簡文讀作「嚴」，敬也，畏也，又作「儼」。《大雅·常武》：「赫赫業業，有嚴天子。」《離騷》「湯禹儼而祇敬兮」，王逸注：「儼，畏也」不解，即「不懈」。

旭昇案：讀「𡗗」爲「嚴」或「儼」，釋爲「敬、畏」，可從。但所舉的第一個例子可能不是很恰當。《大雅·常武》：「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句中的「有嚴」是指天子「威嚴的樣子」。《離騷》「湯禹儼而祇敬兮」，今人多釋「嚴」爲「矜莊貌」。真正「嚴」字釋爲「敬、畏」的，如《孟子·公孫丑上》：「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又中山王方壺有「嚴敬不

敢怠荒」，「嚴敬」連用，亦「嚴」釋為「敬」之佳證<sup>⑦</sup>。嚴敬不懈，與下句的「業業畏載」意義相承。

「嚴余不懈」即「余嚴、不懈」，類似的句法如《詩·鄭風·丰》：「悔余不送兮」、《詩·衛風·河廣》：「跂予望之」。

### (三) 業業 = (業業) 畏載 (忌)

原考釋：

業業，即「業業」《大雅·雲漢》「兢兢業業，如霆如雷」，毛傳：「兢兢，恐也；業業，危也」。畏載，讀為「畏忌」，謹慎。王孫誥鐘（《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六〇）：「畏忌趨趨。」叔夷罇（《集成》二八五）：「小心畏忌」《儀禮·士虞禮》：「小心畏忌，不惰其身。」

黃甜甜以為「載」與「忌」相通之例未見，疑「載」當訓為「行」、「為」：

「畏載」整理者讀為「畏忌」，並引王孫誥鐘「畏忌趨趨」、叔夷罇「小心畏忌」。此說語義順暢，惟「載」與「忌」相通之例似未見。《周公之琴舞》下文有「畏天之載」，整理者引《詩·大雅·文王》「惟天之載，無聲無臭」，毛傳：「載，事也」。頗疑「畏天之載」、「業業畏載」兩處「載」字，皆可訓為「行」、「為」。

古書中「載」有訓為「行」的。《書·皋陶謨》「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孔傳：『載，行；采，事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玄注：「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也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

「畏天之載」意謂畏懼上天之行為。「業業(業業)畏載」，意謂小心謹慎地行事。<sup>⑧</sup>

旭昇案：原考釋讀「載」為「忌」，黃甜甜不贊成，以為未見相通之例。「載(精之)」與「忌(群之)」古韻同屬之部，但是聲紐相去較遠，通轉實例確實未見。不過也不

<sup>⑦</sup> 「中山王方壺」一例承《東海中文學報》匿名審查人提供，特此致謝。

<sup>⑧</sup> 同注6。

是完全不可能。「忌」，《廣韻》「渠忌切」，聲屬群母，但「忌」從「己」得聲，「己」字《廣韻》「居理切」，聲屬見母。見母與精母有相通之例，如「耕」（古莖切，見母）字，《說文》以爲「从未、井聲」，「井」（子郢切）即屬精母。再說，簡文讀爲「畏忌」，於義也很適當，可從。

《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愆》第七篇有「畏天之載」句，與本篇的「業業畏載」用詞類似，不過，「畏天之載」的「載」是名詞，「業業畏載」的「畏載」是不及物動詞，二者當可做不同解釋。⑨

#### （四）不易畏（威）義（儀）

原考釋：

不易，古習語。屢見《書》、《詩》及金文。《書·盤庚中》「今予告汝不易」，孔穎達疏：「鄭玄云：『我所已告汝者不變易。』」畏儀，讀爲「威儀」《大雅·抑》：「敬爾威儀。」

旭昇案：「不易」一詞，《詩》、《書》多見，前人或釋爲「不變易」、或釋爲「不容易」。〈周公之琴舞〉「不易」多釋爲「不容易」。原考釋所舉《尚書·盤庚中》「今予告汝不易」，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語譯爲：「現在我告訴你們（國運）是不容易（維持）的。」⑩也是釋「不易」爲「不容易」。

古書言「威儀」，多兼含內外，《詩·邶風·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鄭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⑪本句之威儀當與篇首之「惠（德）元佳（惟）可（何）？曰淵（淵）亦印（抑）」互相呼應。意謂：「（要達到淵抑的）威儀是不容易的」。

#### （五）才（在）言佳（惟）克，敬之

原考釋：

克，成也。見《春秋》宣公八年杜預注。《大雅·抑》「慎爾出話，敬爾威

⑨ 本條蒙審查人提示補入，特此致謝。

⑩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61。

⑪ 《十三經注疏·毛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74。

儀」，與此「不易威儀，在言惟克」意近。

旭昇案：原考釋可從。「在」可釋為「察」，《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在，察也。」<sup>12</sup>察言指慎言，《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sup>13</sup>表現的正是同樣的要求。李守奎在《〈周公之琴舞〉補釋》的「文義串講」中串講為：「小心畏忌，言則必行而有成，時時戒懼。」上下文義似較難銜接。本句銜接上句的意思是：「（要達到淵抑的）威儀是不容易的，只有慎言才能達到。」

敬之，恭敬戒慎。余師培林《詩經正詁》於《周頌·敬之》篇云：「敬，恭敬戒慎也。《詩》中敬字多有慎義。」<sup>14</sup>

### （六）躩（亂）曰：非天諗（殄）惠（德），毆（繫）莫冑（肯）曹（造）之

原考釋隸為「躩（亂）曰：非天諗（廡）惠（德），毆（繫）莫冑（肯）曹（造）之」：

諗，讀為「廡」，《爾雅·釋詁》：「興也。」毆，讀為「繫」。《左傳》隱公八年「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杜預注：「繫，語助。」冑，字見《說文》，今作「肯」。曹讀為「造」，成也。

原考釋者李守奎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則改讀「諗」為「歆」：

諗，整理報告讀為「廡」，訓為興；或可讀為歆，祭享鬼神使其快樂謂之歆。《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能歆神人，宜其先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國語·

<sup>12</sup> 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經／十三經／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虞書／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舜典第二（P.34-1）〔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頁35-2。網址：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35^1103741265^807^^701010010002000400030001^1@@@859836909>。

<sup>13</sup> 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經／十三經／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緇衣第三十三／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P.927-1）〔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頁929。網址：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35^1103741265^807^^60101001000600350001^1@@@47368086>。

<sup>14</sup>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573。


周語下》：「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韋昭注：「歆，猶嘉服也。」不是天所欣喜之德，天就不肯造臨保佑成就他，所以下文說要夙夜不懈，勉力於「其有悅」，「其有悅」也就是天所欲悅之德德。……

曹，讀為造、至，義同來格。《周禮·地官·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鄭注：「造，猶至也。」<sup>15</sup>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以為「諗」當讀為「禁」，為「禁止」之意：

諗原讀為「廡」，解為興。今按：諗似當讀為「禁」，楚簡從「金」聲之字有用為「禁」之例。造，原注解為成，可從，「造之」當指成就德行。此句意為：不是天禁止德行，但是沒有人肯成就（德行）。<sup>16</sup>

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則讀「諗」為「含」，謂「含德」即「藏德」、「懷德」：

此字當讀為「含」。「諗」從「金」聲，「金」從「今」聲；「含」亦從「今」聲。金和含韻部同，僅聲母有見、匣兩母之別，清人錢大昕已指出牙音見母與喉音匣母在諧聲上的密切關係。「德」即「含德」。文獻中有「含德」的辭例。如《尚書·盤庚上》：「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楊筠如先生《覈詁》：「含，《史記》作『舍』，俞樾謂『舍』之言藏也，懷也。」「含德」即「藏德」「懷德」。這句話當作：「非天含德，繄莫肯造之。」<sup>17</sup>

鄧佩玲也讀「諗」為「含」，釋「非天諗惠」為「彼天含德」：

今清華簡云「非天諗惠（德）」，簡文句義既與儀節無關，似難以「興」、「陳」作解，整理者將「諗」讀為「廡」實可商榷。「諗」字从「金」，「金」

<sup>15</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頁14-15。

<sup>16</sup>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2013年1月14日武漢簡帛網首發，[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

<sup>17</sup> 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2013年1月17日首發。



於上古屬侵部，「金」、「含」時有通假之例，故疑「諗」或當讀「含」。……「含德」一詞既見於不同之出土文獻與傳世古書，應該是先秦時期習見之用語。至於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6云：「非天諗（含）惠（德）」，該篇性質不僅與《詩·周頌》相近，其形制、字跡更與清華簡〈芮良夫恣〉相同，後者首簡背面有曾被刮削之篇題「周公之頌志（詩）」，整理者遂認為此乃書手或書籍管理者據〈周公之琴舞〉之內容概括為題，卻誤寫於〈芮良夫恣〉簡背。《詩·大序》嘗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為廟堂祭祀之樂歌，內容以頌揚功德及告誡為主，故倘若將「非天諗（含）惠（德）」解釋為「天下懷藏德行」，其語義又似與〈周頌〉本義相悖。「非」於古籍中除可讀如自外，「彼」、「非」二字相通假之例亦甚為常見，……因此，清華簡「非天諗惠」疑當讀為「彼天含德」……，「非（彼）天諗（含）惠（德），毆（繫）莫冃（肯）曹（造）之」或可理解為誠勉之辭……，整句可語譯為：「上天本懷藏德行，只是你不肯有所成就。」詩意所指大概是說明天雖本懷恩德，但除天命之外，人事之努力尤其重要，上天僅庇佑有德之人，正如《書·蔡仲之命》嘗言：「皇天無親，維德是輔。」因此，成王須勉力治國，行仁政德化天下，始能改變現在「不曹（造）」之政治局面。……「非（彼）天諗（含）惠（德），毆（繫）莫冃（肯）曹（造）之」是對成王勤於政務之勸誡，整句可語譯為：「上天本懷藏德行，只是你不肯有所成就。」詩意所指大概是說明天雖本懷恩德，但除天命之外，人事之努力尤其重要，上天僅庇佑有德之人” ⑬

旭昇案：原考釋讀「諗」為「廡」，義為「興」，全句的意思如何？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白；在〈《周公之琴舞》補釋〉釋為「不是天所欣喜之德，天就不肯造臨保佑成就他」。把「造」字解成「造臨保佑成就」，好像增添了太多意義，不是「造」這個字所能包含的。比照〈補釋〉的說法，原考釋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不是天所要的德行，天就不會成就他」或兩者揉合一下，說成「不是天所欣喜的德行，天就不會成就他」，

⑬ 鄧佩玲：〈《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非天諗惠」與《詩·周頌》所見誠勉之辭〉，「紀念何琳儀先生誕生七十週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合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2013年8月1日-3日），頁175-185。

意義也還可通。但是「厥德」、「歆德」的說法，總嫌文獻未見佐證。

黃傑釋「諗德」為「禁德」，釋全句為「不是天禁止德行，但是沒有人肯成就（德行）」。吳雪飛釋「諗德」為「含德」、「藏德」，沒有進一步明白解釋。鄧佩玲釋本句為「非（彼）天諗（含）惠（德），毆（繫）莫冑（肯）曹（造）之」，謂整句可語譯為：「上天本懷藏德行，只是你不肯有所成就。」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本句究竟應該如何解釋，還應該看下一句「毆（抑）莫冑（肯）曹（造）之」。

我們以為：諗，可讀為「矜」。「矜」字音讀較複雜，大徐本《說文》有「居陵切」、「巨巾切」二讀，前者上古音屬蒸部，後者屬諄（文）部。從《詩經》押韻來看，「矜」字韻「天、臻」（《小雅·菀柳》）、韻「民」（《何草不黃》），這些字都屬真部，因此周法高《上古音韻表》真部有「矜」<sup>19</sup>。但字從「今」得聲，《漢字古今音表》歸入侵部<sup>20</sup>。「諗」從言金聲，「金」字《說文》從「今」聲，因此與侵部的「矜」同音可通。矜，慎也，《大戴禮記·小辨》：「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盧辯注：「矜，猶慎也。」由慎義引申為惜，見《小爾雅》，猶今義「捨不得」。音轉為巨巾切，則可讀為「靳」，《後漢書·崔烈傳》：「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李賢注：「靳，固惜之也。」

德，謂恩惠、恩德，《詩·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熹《詩集傳》：「德，恩惠也。」《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非天矜德」謂「不是上天捨不得賜予恩惠」。

「毆」，原考釋讀「繫」，謂「語助」，沒有進一步說明。戰國楚簡「毆」或作「毆」、「毆」，見以下各篇（作專名用的不列。在討論時，為了方便，一律寫作「毆」）：

1. 子羔問於孔子曰：「參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侔也歟？毆亦

<sup>19</sup> 周法高《上古音韻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237。

<sup>20</sup> 李珍華、周長楫合編《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此書是以王力《漢語史稿》（修訂本）上冊（第十一節「上古的語音系統」）的上古音系與擬音作為基礎，參照郭錫良先生《漢字古音手冊》個別擬音稍加修改。

- 誠天子也歟？」(《上博二·子羔》簡9)
2. 子貢曰：「否，毖吾子乃重命其歟？」(《上博二·魯邦大旱》簡3)
  3. 公豈不飽梁食肉哉！毖無如庶民何？(《上博二·魯邦大旱》簡6)
  4. 載之專(?)車以上乎？毖(毖)四榜(?)以逾乎？(《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問靈王》簡3~4)
  5. 吾安爾而設爾，爾無以慮(?)匡正我，毖忌諱讒(?)以毖惡吾。(《上博八·志書乃言》簡3)
  6. 作土奮刃，毖(繫)民之秀。(《清華一·耆夜》簡5)
  7. 王問執事人，曰：「信。毖(毖)公命我勿敢言。」(《清華一·金縢》簡10-11)
  8. 帝毖(抑)爾以畀余，毖(抑)非？(《清華三·說命上》簡3)
  9. 民不日幸，尙憂思毖(繫)。先人有言，則畏戒之。(《清華三·芮良夫毖》簡9-10)

第01條至第04條，陳劍、俞志慧、裘錫圭、凡國棟都讀爲「抑」<sup>21</sup>。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進行了較全面的檢討後，以爲01-04條都應該讀爲轉接連詞「抑」。不過，在新出材料日益豐富的今天，楚簡「毖」字的用法看來並不是這麼單純。

在逐條分析上列材料中的「毖」之前，我們應該先分析一下「抑」作爲連詞的意義。絕大部分的文法書都把「抑」字當作「選擇連詞」，它的意思是在二個選項中選擇一個，換成今語相當於「或」，如《論語·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句中的「抑」就屬於這一類。而所謂的「轉接連詞」，則是指第二分句的意義與第一分句不同，或相對，或相反，換成今語則相當於「或」。裘錫圭在〈說《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其歟」句〉中說：「『抑』在古漢語中往往用作轉接連詞，如

<sup>21</sup> 見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文物》2003年第5期。俞志慧《〈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二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7月。裘錫圭(2006)：《〈上博(二)·魯邦大旱〉釋文注釋》，未刊稿，2006年。凡國棟《讀〈上博楚竹書六〉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9)。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復旦網2008年3月22日。

《論語·述而》『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sup>22</sup>正是這種用法。以上兩種用法應該是不同的，不能一律稱之爲「轉接連詞」。以下我們從這個角度去分析楚簡中的「毆」字。

《上博二·子羔》簡9「參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侔也歟？毆亦誠天子也歟？」句中的「毆」字應該看成選擇連詞或轉接連詞，頗不易判斷。如果看成選擇連詞，本句應該解釋爲子羔問孔子「三王的興起」，是「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侔也歟？」，或者是「誠天子也歟？」如果看成轉接連詞，則本句應該解釋爲子羔問孔子，雖然「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侔也歟」，但是「誠天子也歟」。從兩個分句都有句末疑問詞「歟」來看，似乎看成「選擇連詞」較好。

《上博二·魯邦大旱》簡3「毆吾子乃重命其歟？」句，裘錫圭〈說《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其歟」句〉語譯爲「然而夫子您是不是把話說得有點疊牀架屋了呢？」或「然而夫子的囑咐是不是有點疊牀架屋呢？」很明顯地，「毆」字相當於今語的「但」。《上博二·魯邦大旱》簡6「公豈不飯粱食肉哉！毆無如庶民何？」可以語譯爲「公豈不是吃著美好的粱和肉嗎？但是對百姓又能做什麼？」《清華一·金縢》簡10-11「信。毆公命我勿敢言。」可以語譯爲「是真的。但是周公命令我們不准說。」這幾條的「毆」，確實屬於轉接連詞。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問靈王》簡3-4「載之專(?)車以上乎？毆四航以逾乎？」《上博八·志書乃言》簡3「吾安爾而設爾，爾無以慮(?)匡正我，毆忌諱讒(?)以<sub>𠄎</sub>惡吾。」沒有疑問的，句中的「毆」都應該屬於選擇連詞。《清華三·說命上》簡3「帝毆爾以畀余，毆非？」的兩個「毆」也應該屬於選擇連詞，只是一、二分句都用「毆」，與其它材料只在第二分句用「毆」不同。

《清華一·耆夜》簡5「作土奮刃，毆(繫)民之秀」顯然不能看作是選擇連詞，也不能看作是轉接連詞，其功能相當於楊伯駿、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所稱的「判斷副詞」：

<sup>22</sup> 裘錫圭〈說《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其歟」句〉，《華學》第九、十輯(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8)，頁285-287。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冊。

判斷副詞用在名詞謂語前，兼有繫詞的作用，因為它們若出現在判斷句中，判斷句的繫詞就常不出現。這是這類副詞的共同特點。它們也可用在繫詞「為」、「是」前，起加強判斷的作用。其中有少數副詞與他類副詞有重複，但為了把出現在名詞謂語前、兼有繫詞作用的副詞歸在一起，便於讀者觀察了解，同時也為了與「判斷句」的有關內容相配合，我們專立了這類判斷副詞。

【伊，非……伊……】「伊」有「（就）是」義。

1.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詩·曹風·鳴鳩）201
2.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詩·小雅·蓼莪）317

【繫】用在名詞謂語前，有「是」義，如：

1. 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左傳·僖公五年）1.309  
意謂百姓不能改變祭祀的物品，只有德行才是充當祭祀的物品。
2. 一雨三日，繫誰之力？（蘇軾·喜雨亭記）206<sup>23</sup>

「作士奮刃，毆（繫）民之秀」語譯當作「（讓軍士）奮起揮著利刃殺敵——（這些軍士）真是人民中的豪傑」。很顯然地，句中的「毆」應該是個判斷副詞。

《清華三·芮良夫毖》簡 9-10「民不日幸，尙憂思毆。先人有言，則畏戒之」。《清華三》原考釋把「毆」字屬下讀，隸作「民不日幸，尙憇（憂）思。毆（繫）先人又（有）言，則畏（威）虞（虐）之」。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把「毆」字屬上讀：

毆讀為醫，與惻、惠、戒、服、力協韻。《周禮·酒正》「醫」，鄭司農以《內則》之「醢」當之。《金滕》「噫」，《釋文》馬本作「懿」，在影紐質部，清華簡《金滕》作「毆」，在影紐脂部。亦脂部医聲、職部意聲相通之例。<sup>24</sup>

<sup>23</sup>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頁 349-350。

<sup>24</sup> 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深圳大學學報》2013 年 01 期。

他把「毆」讀為「醫」，但是沒有明白說出在簡文中如何解讀。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 芮良夫毆》釋譯〉贊成馬楠把此字屬上讀，但以爲當釋爲句末語氣詞：「筆者以爲字形應從原考釋將『毆』讀為『繫』，但應從馬楠先生屬上讀，『繫』字當句末語助詞，相當於『也』、『矣』。」<sup>25</sup>從〈芮良夫毆〉的文義、句法及王文所註〈芮良夫毆〉的押韻現象來看，王文讀「毆」爲「繫」，釋爲句末語氣詞是較合理的。「繫」字作爲句末語氣詞，過去都認爲秦漢簡牘中的用法，楚簡用字與秦文字有別，把楚簡的「毆」字隸爲「繫」，以往學者或以爲不正確。上舉《清華一· 耆夜》及《清華三· 芮良夫毆》二例「毆」字的用法，顯示楚簡的「毆」也可以讀爲「繫」，作判斷副詞或句末語氣詞，這以往所想不到的。這讓我們有一個警覺，戰國文字永遠有新的發現，新的可能。我們不可用舊的想法去自我局限。

探討完以往楚簡中「毆」字的用法，我們接著要討論〈成王毆毆〉「毆」字應該怎麼解釋。不過，我們還得先解決「莫冑（肯）曹（造）之」應怎麼解釋。原考釋讀「曹」爲「造」，釋爲「成」，但是沒有明白地說「莫冑（肯）曹（造）之」應如何解釋。其後又在〈《周公之琴舞》補釋〉中提出「造」可釋爲「至」，並明白地說「莫冑（肯）曹（造）之」的意思是「天就不肯造臨保佑成就他」。不過，「天就不肯造臨保佑成就他」的釋義中，既有「造臨」義，又有「成就」義，顯見得李守奎的看法仍依違於兩種解釋之間。

其他各家大體都採用「成也」一說，但對「莫冑（肯）曹（造）之」的解釋也很紛歧，黃傑釋爲「沒有人肯成就（德行）」，把「造成者」看成是「人」（不知是否包括成王自己）。鄧佩玲釋爲「只是你不肯有所成就」，沒有說明「你」是指什麼人，觀其全文，大概是指成王自己。詩無達詁，以上諸說都可以自圓其說。但是，我們注意到簡文這四句其實對比得很整齊：

天：非天諗（矜）惠（德），毆（繫）莫冑（肯）曹（造）之

人：夙（夙）夜不解（懈），蒸（懋）專（敷）亓（其）又（有）斂

上句說：「天不是捨不得施給德惠、不肯成就我國家」，下句說：「我們自己要夙夜不懈，努力施政布德，才能解決（上天捨不得成就我們這個困難）。」

<sup>25</sup>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 芮良夫毆》釋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年11月25~26日。

「斂」字讀爲「脫」，意爲「解脫」，所要解脫的困境，正是「天莫肯造之」。這樣解釋，詩意較爲連貫。依這個解釋，前兩句的主語爲「天」，可以直接說「非天諗（矜）愆（德），莫肯（肯）曹（造）之」，「繫」字實爲可有可無。這正是原考釋引《隱公八年》「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杜注「繫，語助」的用法。類似的用法典籍常見，「繫」也可寫作「伊」、「一」、「抑」<sup>26</sup>，如《詩·周頌·我將》「伊嘏文王」，《古書虛字集釋》以爲「語助」；《詩·豳風·東山》「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楊樹達《詮詮》以爲「語首助詞，無義」；《戰國策·燕策》「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以爲「語助」；《左傳·昭公二十年》「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楊樹達《詞詮》以爲「語助」；《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王引之《經傳釋詞》以爲「語助」；《詩·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馬建忠《馬氏文通》以爲「語助」。<sup>27</sup>類似的例子很多，有些例子學者可以有別的解釋，但這麼多例子裡，把「繫」釋爲「語助無義」總能成立吧！

綜上所述，我們以爲「非天諗（矜）愆（德），毖（繫）莫肯（肯）曹（造）之」的「毖」爲語助，無意義，讀爲「繫」、「抑」、「伊」、「一」都可以，但形音最近的是「繫」。全句的意思是：不是上天捨不得施予恩德，不肯成就我國家」。

### （七）倝（夙）夜不解（懈），蒸（懋）專（敷）元（其）又（有）斂（脫）

原考釋讀「斂」爲「悅」：

蒸，即「懋」，訓「勉」。《書·盤庚下》：「無戲怠，懋建大命。」專，讀爲「敷」，訓「布」。又，讀爲「有」，助詞。斂，即「悅」，訓「樂」。句意是說樂以播布天德。

暮四郎（黃傑）也讀「斂」爲「悅」，但釋義不同：

<sup>26</sup> 很多學者指出：繫，烏奚切，影紐脂部；伊，於脂切，影紐脂部；一，於悉切，影紐質部；抑，於力切，影紐職部，四字聲韻俱近，因此作爲虛詞的「繫」、「伊」、「一」、「抑」往往可以通用。

<sup>27</sup> 參謝紀鋒·俞敏《虛詞話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1-3（一）、216-217（伊）、253-255（抑）。

「懋敷其有悅」，原注：……句意是說樂以播布天德。這種理解似不確，「其有悅」當是「懋敷」的賓語，「懋敷其有悅」即勉力播布其悅。<sup>28</sup>

旭昇案：蒸，原考釋讀「懋」，可從，意為「勉力」。專，原考釋讀為「敷」，釋為「布」，亦可從。不過，此字也可釋為「施」，《尚書·盤庚下》「式敷民德」，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說文》云：「𡗗也。」「𡗗」即「施」，屈萬里《尚書釋義》從之。《詩·商頌·長發》「敷政優優」，屈萬里《詩經釋義》頁 293 也釋為「施」。無論釋「布」或「施」，此處都指施政、布德之類的動作。

「懋敷其有效」，原考釋解為「樂以播布天德」、黃傑解為「勉力播布其悅」，都不是很恰當。本篇為成王自儆，夙夜不懈、勤勉治國，不應自稱「樂以播天德」、也不應謂「勉力播布其悅」。樂、悅和本篇的情境不太切合。

陳美蘭對〈周公之琴舞〉的「XX 其有 X」句式做過分析：

本篇簡文出現不少「XX 其有 X」的句式，如「彌（弼）寺（持）元（其）又（有）肩」（簡 3）、「甬（用）仇元（其）又（有）辟」（簡 4）、「蒸（懋）專（敷）元（其）又（有）效（悅）」（簡 6）、「文=（文文）元（其）又（有）家」（簡 7）、「岳（保）藍（監）元（其）又（有）遂（後）」（簡 7）、「不（丕）寧（寧）元（其）又（有）心」（簡 7）、「恒（桓）禹（稱）元（其）又（有）若」（簡 9）、「弋（式）克元（其）又（有）辟」（簡 11）、「不（丕）焜（顯）元（其）又（有）立（位）」（簡 12），「XX 其有 X」可析為述賓（動賓）結構：「XX（述語）+其有 X（賓語）」，而賓語「其有 X」之「有」都作為名詞「X」的前綴，若省略並不影響文意，這種用法先秦典籍習見。<sup>29</sup>

依此分析，「XX 其有 X」可以省為「XX 其 X」，則本句可以省成「懋敷其效」。不過，「懋敷其效」如何理解，頗為困難。我們如果再進一步細分，這些「XX 其有 X」

<sup>28</sup> 武漢網帳號「暮四郎」（黃傑）說法見：武漢網帳號「易泉」（何有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1>），22 樓發言，2013 年 3 月 17 日。

<sup>29</sup> 陳美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周公之琴舞》「成王作儆𡗗」第二首詮釋〉，2013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發表，2013.12.6，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



(換成「A 其有 B」)的句法可能還是有一些不同，A 的詞義決定了後面「有 B」的解釋。換句話說，如果 B 是 A 的受詞，則「有 B」的「有」字自然可以看成詞頭；如果 B 是 A 的補語，表示 A 行為的結果，那麼「有 B」的「有」字就不能省略了。承上文來看，成王先說「非天矜德，抑莫肯造之」，對這樣的難題，成王接著說「(只有)夙夜不懈，懋敷」，才能「丕(其)又(有)斂」，因此，「其有斂」應該是「懋敷」的補語，表示「夙夜不懈，懋敷」的結果。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以為「斂」可以釋為「解脫」之「脫」。其，副詞，表推測、期許，義為「大概、或許、將要」，全句謂：「(只有)夙夜不懈、努力施政布德，才能解決(上天『捨不得施予恩德，成就我們』的這種困難)吧！」

### (八) 褻(裕/欲)丕(其)文人，不逸(逸)藍(監)舍(余)

原考釋：

裕，讀為「欲」。文人，古稱先祖之有文德者。《大雅·江漢》「告于文人」，鄭箋：「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金文多作「前文人」。逸，即「逸」，訓「失」。《禮記·禮運》注：「猶去也。」藍舍，讀為「監余」。監，察看，督察。《書·呂刑》：「上帝監民。」

旭昇案：欲，願也，見《玉篇·欠部》。《詩·小雅·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即用此義。逸，常用義為「安逸」，引申有「懈怠」義，「不逸」當義同「不懈怠」、「不停止」。全句可釋為：希望我的祖先，不停止地永遠監督我們。

以下是全文的語譯，透過語譯，可以把我們的解釋表達得更清楚：

三啓曰：德行的表率是什麼呢？是深遠和慎密。我敬畏不懈，戒慎恐懼。(要達到淵抑的)威儀是不容易的，只有慎言才能達到，要恭敬戒慎啊！

亂曰：不是上天捨不得賜予(我們)恩惠，而不肯成就我國家。(只有我們)夙夜不懈、努力施政布德，才能解決(上天『捨不得施予恩德，成就我們』的這種困境)吧！希望我的祖先，不停止地永遠監督我們。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認為本篇的押韻是：何、解、義(儀)，支歌合韻。載(忌)、克、之，之職合韻。斂(悅)、余，月魚合韻。

本篇應該是有韻的，但我們認定韻的腳如下：

1. 參（三）攸（啓）曰：

惠（德）元佳（惟）可（何）？曰淵（淵）亦（與）印（抑）。〔職部〕

③①

厥（嚴）余不解（懈），黷=（業業）畏【五】載（忌）。〔之部〕

不易畏（威）義（儀），才（在）言佳（惟）克，敬之！〔之部〕

2. 𨾏（亂）曰：

非天諗（矜）惠（德）〔職部〕，毆（繫）莫冑（肯）曹（造）之。〔之部〕

𨾏（夙）夜不解（懈），𨾏（懋）專（敷）元（其）又（有）斂（脫），〔月部〕

褻（裕／欲）元（其）【六】文人，不挽（逸）藍（監）舍（余）。〔魚部〕

全篇之、職陰陽對轉，月、魚合韻<sup>③①</sup>。全篇押韻，但是不是很整齊。「啓曰」的部分押之、職韻；「亂曰」的首行押之韻，二、三行換押月、魚韻，押韻跟段落的搭配不是完全相符合。這和《頌》屬於西周早期，押韻格式不是完全成熟的情況應該是完相符合的。

## 參考書目

1. 《十三經注疏·毛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2. 凡國棟《讀〈上博楚竹書六〉記》，簡帛網 2007 年 7 月 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9)。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復旦網 2008 年 3 月 22 日。
3. 子居，〈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解析〉，《學燈》第二十九期；又見「孔子 2000」網，2014 年 1 月 4 日，網址：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882>

③① 印、抑古本同字，但後世音讀不同。此處取「抑」義，依「抑」字讀，屬職部。

③②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頁 1080。

4. 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query?@35^1103741265^807^^^701010010002000400030001^1@@@859836909>
5. 方建軍，〈論清華簡“琴舞九統”及“啓、亂”〉，2014年8月27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首發，網址：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19](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19)
6. 王長華，〈關於新出文獻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思考——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爲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4年3月。
7.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芮良夫恣》釋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年11月25～26日。
8.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5。
9. 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20)）2013年1月17日首發。
10.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頁14-15。
11. 李珍華、周長楫合編，《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
12.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13.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
14. 周法高，《上古音韻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15.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16.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17. 俞志慧，〈《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二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7月。
18. 馬楠，〈《芮良夫恣》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1期。
19. 陳美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周公之琴舞》「成王作傲恣」

第二首詮釋〉，2013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發表，2013.12.6，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

20.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21.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文物》2003 年第 5 期。
22. 黃甜甜，〈《周公之琴舞》札記三則〉，孔子 2000 網，2013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4>
23.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筆記〉，2013 年 1 月 14 日武漢簡帛網首發，[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9)
24.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頁 349-350。
25. 裘錫圭，〈〈上博（二）·魯邦大旱〉釋文注釋〉，見《裘錫圭學術論文集·2·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485-492。
26. 裘錫圭，〈說《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丌歟」句〉，《華學》第九、十輯（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8），頁 285-287。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冊。
27. 鄧佩玲，〈《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非天諗慮」與《詩·周頌》所見誠勉之辭〉，見「紀念何琳儀先生誕生七十週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合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2013 年 8 月 1 日-3 日），頁 175-185。
28. 謝紀鋒·俞敏，《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 **The Study of the Third Chapter in *Advices Written by Cheng Wang in Dance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Written by Zhou Gong o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I)***

Ji, Xu-Sheng\*

## **【Abstract】**

*The Advices written by Cheng Wang in Dance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written by Zhou Gong o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I)*, is a series of poems written by Cheng Wang to encourage himself, after Zhou Gong returned the political power to hi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ird chapter word by word, and affirms that the whole text expressed the self-request of Cheng Wang for Yuan De, and the concerns for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Zhou Dynas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the following terms: “Yue Yuan Yu Yi (曰淵與抑)” , “Bu Yi Wei Yi (不易威儀)” , “Zai Yan Wei Ke(在言惟克)” , “Fei Tian Jin De(非天矜德)” , “Yi Mo Ken Zao Zhi (絜莫肯造之)” , “Mao Fu Qi You Tuo (懋敷其有脫)” .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lso shows the rhyme relationship of “Wei Zai (畏載)” read as “Wei Ji (畏忌)” ,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relation of “Yi (毆)” read as “(絜)” which explained as “form word” .

**Key words:** Yuan Yi, Jin De, yi (Jin, Yi)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